



程一笙
我们相爱吧

著 陌上纤舞

上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程一笙，
我们相爱吧

著 陌上纤舞

上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程一笙, 我们相爱吧 / 陌上纤舞著. —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7

ISBN 978-7-5594-0353-7

I. ①程… II. ①陌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094623号

书 名 程一笙, 我们相爱吧

作 者 陌上纤舞

责任编辑 胡 泊

特约编辑 耿金丽

封面设计 马顾本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www.jswenyi.com

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00毫米×970毫米 1/16

字 数 610千字

印 张 35.5

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0353-7

定 价 68.00元 (全二册)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

分手 · 001
结婚 · 027
婚后生活 · 055
麻烦 · 083
我们相爱吧 · 111
惨烈的往事 · 139
在一起 · 167
不让小三得逞 · 195
反击 · 221
赶出殷家 · 249
接纳 · 277
陨落与代替 · 305
征服 · 333
隐婚曝光 · 361
国际主播第一人 · 389
谈崩了 · 417
激动人心 · 445
失控的春晚 · 473
惊喜 · 501
浪漫的婚礼 · 533



分手

程一笙走进电视台，身上粉莲绿叶的及膝旗袍既扎眼又与现代建筑奇异地融合在一起。她保持着一贯的节奏，长发利落挽于脑后，上面斜插一支青玉花簪，极有气场地向电梯走去。

她脸上的表情仍旧如往日般清淡，可是此时，她的内心却与那淡定的表情截然相反，脑中想的全是昨晚男友手机上的短信。

“你是不是又跟她约会呢？真搞不懂，她胸没我的大，臀没我的翘，又不肯陪你那个，你还跟着她浪费时间干吗？”

瞧瞧这说的都是什么话？程一笙承认，现在想起这话她都有一种想骂人的冲动。

此时财经主播方凝凑了过来，神秘而兴奋地说：“程大主持，恭喜啊，咱台，啊不，咱市最大重量级嘉宾让你采访，这下你可大火了！”

程一笙斜睨她，干脆地说：“我火大了，让给你算了！”

方凝连连摆手，“程大小姐别吓我，不跟您逗了。哎，说实话，有准备没有？今天怎么对付他？”

“没有！”程一笙干脆地说。怎么准备？N市令人谈名色变的人物，台里一听说他是嘉宾，个个主持人跑的跑躲的躲，就她倒霉，躲都躲不过，只能认命。

方凝真心为她哀悼，感慨道：“你说你最近也真够倒霉的，赶紧把你那贱男未婚夫甩了吧！”

“行了，我去上刑，你就为我祈祷吧！”走到一号演播厅，程一笙摆摆手，利落地进去了。

走到后台坐下，化妆师来给她上妆。如果是往常，一进演播厅她便会将精力完全放在节目上，然而今天却例外了，因为对于那个完全被传得妖魔化的男人，她不知道该从何下手。台里给的资料非常有限，网上更是搜不到什么有用的东西，她干脆不多想了，现在心里想的全是她的私事。

“OK！程姐！”化妆师动作迅速，非常快便给她上了妆。给程主播化妆是最省事的，谁都知道程主播钟爱各种旗袍，甚至上节目也穿自己的衣服，这几乎成了她的标志。

程一笙睁开眼睛看看镜中的自己，点点头，站起身进了大厅，站在角落——她一贯站的位置上。

观众都已经就位，大厅里闹闹哄哄，只听见各种的说话声。一般录制节目都是在晚上，因为观众晚上才有时间，然而这次不同，重量级嘉宾现在有时间就得现在录。不过，虽然今天破例在早上录节目，观众来得竟然比以往都多，看来这嘉宾的分量的确够重。

演播厅突然安静下来，殷权从昏暗的门口缓缓走了进来，斜飞剑眉微微蹙起，过于黑亮的眸噙着孤戾，太具有侵略性，使人不敢直视他的双眼。他挺拔的上身穿着黑色衬衣，第一颗扣子没系，袖子挽至小臂上，铁灰色的裤子包裹着修长有力的腿，不紧不慢地向前走着。

人太多，他隐有不耐，对于参加这类无聊的节目有些后悔。他傲慢的目光随意那么一瞥，便瞥到昏暗角落里立着的女子。那女子穿着绿底儿旗袍，优雅地站在那里。她的头微偏，黛眉微蹙，凤目微扬，正敛眸忧思。

她就像穿越而来的上个世纪的上流名媛，昏暗的灯光，仿佛还原到20世纪30年代的旧上海，耳边的嘈杂像是达官贵人的晚会，咿呀地播着老唱片。仿佛旧照片立刻鲜活一般，瞬间他好似置身其中，这名女子竟让人移不开目光，他脑中只浮现出四个字，“万种风情”。

“殷少，请坐，马上就开始，不会耽误您很长时间的！”

耳边的声音将他从恍惚中拉回来，斜了眼身边的人，没有发作，他坐到单人沙发上，双腿叠交，手肘放在沙发扶手上，宽大的背将沙发塞满，一系列动作一气呵成，流畅自如、贵气逼人。

编导见程一笙似乎在走神，轻声提醒道：“程姐，可以开始了！”

程一笙回过神，向全场淡淡地扫了一眼，目光掠过坐着的股权。他的目光散漫，慵懒地向自己这边看着，那双黑瞳太亮，暗色中像只孤傲的夜狼。程一笙的目光只是在他身上顿了一下，便迅速移开。

股权眸内的温度陡然跌落，原本已经舒展开来的眉头又重新皱起。这女人很高傲？他已经习惯了高高在上，如此的忽视令他非常不爽，对她刚才的好印象瞬间荡然无存。

程一笙走上台，不堪一握的细腰下，美臀轻摆，莲步款款，走到属于她的那张藤椅上，坐了下来。

粉唇微启，柔美的声音流溢而出：“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坦言一笙，我是主持人程一笙。”语落稍顿，继续，“今天的这位嘉宾，神秘而又富有传奇色彩，绝对是大家想要了解的那个人！”她的头转向一号机位，略提高声调道，“有请股权！”

一阵轰鸣的掌声响起，股权从沙发上站起身，由人指引着走上舞台。他高大健硕的身影缓步踱到程一笙对面坐下，脸上连个笑都没勾起来，明亮幽邃的目光看向程一笙。

霎时，她都能感觉到锋锐逼人的强大气场扑面而来，怪不得人人谈他色变。她努力保持镇定，一边招架他具有掠夺性的侵略气息，一边增加了唇边笑意，看向股权道：“你好股权，欢迎做客坦言一笙！”

她顿了一下，等待他的回应，然而他没有任何表示，完美的薄唇依旧紧抿，根本没有要开口的意思。

她心头浮起一丝尴尬，但没有表现出来。她立刻为自己解围，就他的表现提出第一个问题：“大家都知道殷先生一向寡言，请问您平时的性格就是如此吗？”

他定定地看着她，终于开口说了第一句话：“关于我性格问题，无可奉告！”

现场鸦雀无声，似乎都感受到他的冷冽。有些人被他淡淡的目光一扫便觉得有鸡皮疙瘩浮起，那是人在感知危险时的本能反应。

程一笙笑道：“那好，我们换一个问题，您得到今天，您的事业算成功吗？或者是否达到了您的预期目标？”

这次他微微扬唇，算是露出一个微笑，可她却觉得这微笑乖戾中透着邪气，不是什么好兆头，果真他的话又差点让她吐血。

“你觉得呢？”

“我跟在场观众都认为您非常成功，不知您有什么成功的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的？”她迅速转接，已经预感到今天的艰难。

“分享经验？让别人赚钱挤垮我？当我是傻子？”他冷峭地说，看向她的目光中带了一丝的戏谑，仿佛是狼王逗弄利爪下猎物一般。

程一笙表情差点破功，薛台长叮嘱她小心提问，不要问一些尖锐的问题，千万别踩着雷，因为惹殷少不悦是很可怕的。她一连问了三个平缓问题，他个个都不配合，难道他浑身上下都是雷？

“既然殷少不喜欢工作上的问题，那我们问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。大家都知道殷先生一向严于律己，从来不让自己身陷绯闻之中，不知殷先生是否有心仪的另一半？”她话音一转，下一个问题脱口而出。

“既然你知道是私人问题，还问？”他微低头轻掸自己的衬衣，复又抬起头问，“难道你不能问一些有意义的问题？”

“殷先生以为什么算是有意义的问题？”她反应迅速，立刻接上。

“主持人是我还是你？这种水平也能上电视？真是无聊的节目！”他眼含嘲讽笑意，睨着她，带着一种看笑话的神情。

他是来上节目还是找碴的？想要什么样的采访你提前说啊，彩排人不来，又不给个问题界限，让她猜，她又不是他肚里的蛔虫，能猜着就怪了！

在节目上嘉宾给你再大的刁难主持人也不能发脾气，就算她现在火大得想打人也要忍着，但是这并不代表她没有办法。她不能抗拒这次录制，但他可以，于是她又露出惯常的笑，只不过这笑不仅仅是面具，还夹杂了愉悦的真实情绪。

敏锐的他捕捉到她这一丝微妙的情绪，他的笑意淡了下来，不知她在打什么鬼主意！

“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说我的节目无聊，这一点我会回去好好反省，那么下一个问题便是，往常您碰到无聊的事情通常会怎么反应？”

她的表情绝对能称得上波澜不惊，对于他刻意的羞辱刁难，她脸上没有一丝变色，反倒借着他的刁难又生出一个新的问题，这令他不免微微一怔，然后便是薄怒，这绝对是在——挑衅他。

他从容站起身，将身上的麦扯下扔到桌上，迈动修长而矫健的双腿，走到她身边时顿住，低声说了一句：“很好，我会记住今天的！”说罢，大步向外走去，所

行之处，自有人给他让出一条路。

他还没走出大门，就听她的声音又响起来：“或许大家认为今天的访谈不算成功，也或许大家认为殷先生不那么容易接近。但是每个人都有自身的特性，殷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这是属于他的特点。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坦言一笙，我们下周再见！”

走到门口的他略讶异地回头，看到她端坐桌前，笑容温婉亲和，仿佛刚刚完成一次成功的录制。

结束语说完，她才像往常一样收拾东西走下台，这可真叫有始有终！

节目做得不算成功，程一笙对此已经尽力，所以并不遗憾。

晚上下班，程一笙去赴约，这两天男友冯子衡频频约她，时不时提起婚事，看样子是想结婚了。

程一笙想得不错，冯子衡的确想结婚，所以这两天格外殷勤，这日也早早在饭店等她。他抬腕看表，刚到时间，果真看她一身绿底儿旗袍，款款走进饭店，他不由眯起眼，再一次被她的独特气质所吸引。程一笙是他交往过的女人中最满意的一个，家境殷实却未胜过他，性格不娇不作，约会从来守时，进退有度，刚柔并济。

这样的女人，绝对是一个适合当老婆的女人，唯一不好的便是太保守，相恋一年竟然不肯跟他上床，于是原本就花心的他更是有借口在外面找个女人什么的。

思忖间，她已走至桌前，巧笑嫣然，软声问：“早就到了？”

冯子衡立刻骨头一酥，目光略微扫过四周，果不其然地发现，目之所及百分之八十的男人视线都落在她身上。他最喜欢的就是这种虚荣感觉，于是赶紧站起身殷勤地帮她拉开椅子，绅士地低语：“刚到不久！”

两人落座，他急不可耐地将手放到她的手上说：“一笙，今天累吗？”

她瞥向他的手，有一种想要抽回手的冲动，却还是忍住了，轻语：“还好！”

幸好他的手机铃声及时响起。由于手机在他衣内，声音微弱，耳尖的她却听到了，提醒他说：“有短信！”

“哦！”他恍然，将手收回，去拿手机。

她看向他拿开的手，心里轻舒一口气，将自己的手收回，在桌下用桌布轻轻擦了擦。

冯子衡点开短信，心里一突，脸上却并未表现出任何异样。

程一笙心中有数，桌下纤细修长的右腿叠交在左腿之上，如果熟悉她的人，看到这个动作，一定知道她此刻正在算计着什么。

“是不是有急事？”她唇边挂着端庄的微笑，音调婉转，甚为悦耳。

冯子衡回过神，将手机迅速放回衣袋中，咧唇笑道：“没事、没事！”

此刻服务生来上菜，程一笙的注意力被移开，冯子衡心底一松，对她说：“菜我已经先点了，这样你到了便能吃上，都是你喜欢吃的！”

“嗯，谢谢！”程一笙看到满桌美食心情大悦，在台里一天下来，她早就饥肠辘辘，高兴之余，一副小女儿神态也流露出来，声音娇软。

冯子衡听得心中一荡，要说这女人真是妩媚天成，时而端庄凛然令人不敢侵犯，时而又娇态毕露，惹得人心直痒痒，奈何他费尽心机也没能将她弄到床上，他已耐心尽失，觉得还是将她娶到家中的好。

“一笙……”他声音沙哑，略带情欲，虽刻意抑制，但仍能让人听得明白。

程一笙讶异地抬起头，碰到他炙热的目光，仿佛要将她融化一般。她心中不安，这男人越发忍耐不住，在外面居然都想把她给吃了的样子，莫非真的该分手了？然而一想到分手后排满的相亲会，她便不寒而栗，真是舍不得分啊。

如此目光令她不适，美食在前不可尽兴，这不是扫她的兴嘛！

她一直相信自己是个幸运的人，果不其然，这次换成他的手机铃声大响，她心中一喜，不动声色地说：“你的手机响了！”

他微恼，这恼人的手机连着两次打断他的话头，今天他可是想跟她慎重谈结婚的事的。他拿出手机看了一眼，更怒，毫不犹豫地按掉。刚安静两秒，那铃声又跟催命似的响起，他的脸顿时阴寒起来。

“还是接吧，这一直地打，肯定有急事。不用管我，我好饿，先吃点！”程一笙心里急不可耐地想把冯子衡打发走，她好赶紧填饱肚子。

多么善解人意的女人啊，冯子衡心中一动，一想起能娶到这样贤良淑德的女人，他心里就舒坦，于是顺着她的台阶说道：“不能因公事妨碍你吃饭，我出去接！”

如此一说，理由充分，他可是不想让她听见他的讲话内容的。

冯子衡刚一转身，程一笙的面色就冷下来，迅速埋头进食。冯子衡快要走到门口时才接听，这时位置够远，餐厅中声音嘈杂，他这是觉得安全了。

“不是告诉你我跟未婚妻吃饭呢，怎么还打……”

话没说完冯子衡便出了门，偏偏程一笙耳力好，这刻意压低的声音还是被她听到了。耳力好是她的优势，她总能在嘈杂的场合分辨出各种声音，只不过这件事没人知道罢了。她的筷子顿了一下，心中不屑地想，这男人真的拿她当傻瓜的么？她摇摇头，继续进食。

她吃得很快，因为担心冯子衡一会儿回来再说些肉麻的话倒胃口，这么多好吃的，她可不想浪费。

殷权刚进门便看到了挺直腰背坐在桌前的程一笙，可能是因为怕被人认出，所以她刻意坐在不起眼的角落里，那里灯光比较昏暗。然而她真是太扎眼了，昏暗的灯光模糊了餐厅的现代之感，她坐姿端庄，矜持清贵，不动的时候看起来就像一幅水墨画。

同样是这件旗袍，同样是这个发型，在不同的地方竟然给他不同的感觉，这太令人匪夷所思了。

“殷少？”大堂经理见他顿住脚步，不解地问。

殷权回过神，对自己的走神有些不满，他终于抬起脚，却不是向里走，而是往程一笙那里走去。

他的眸微眯，墨黑而又过于晶亮的瞳被刻意敛住，大堂经理不解，却不敢言，在后面小心地亦步亦趋跟着，生怕惹怒了他。

殷权锐利的目光如狼一般，充满掠夺性地攫住独自吃饭的她。她进食专注，虽然吃得慢，却一板一眼，看得出绝对有着良好的家教，这范儿像是名门贵妇，无论四周再喧哗，有多少目光在她身上萦绕，她仍能淡定处之，吃自己的饭，不被外界所干扰。

他有些好奇，不明白一个女人是如何练就这番沉稳的。他不由想起上午她录节目时的最后一句话，得出一个结论，这个女人——不怕他！

程一笙听见有脚步声向她这边走来，不是冯子衡那种轻浮的脚步声，开始她以为是别桌客人，并未在意，然而这脚步声离自己越来越近，分明是走向了这桌，她不由抬起头，看到殷权，脸上微微变色，有些惊讶。

殷权以为她怕了，不免有些得意，他就知道，怎能有女子不怕他的？

然而她却马上便恢复了正常，将筷子整齐放好，靠在沙发背上，一边用餐巾纸轻拭唇，一边淡定而闲适地问：“殷先生是来吃饭还是来寻仇？”

“寻仇？”殷权一点不见外地坐到她对面，将壮硕宽大的背陷在沙发中，双腿

叠交，目光一扫才发现自己这边还有一双筷子，显然她不是一个人用餐。而桌上有个火机，证明她在跟一个男人用餐。

“您是不是觉得今天我挑战了殷先生的威严？不过照现在看来，您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就说嘛，大名鼎鼎的殷少怎能那样如女人般小肚鸡肠，看来您也是来吃饭的吧！这里的汤不错，您可以尝尝！”程一笙一弯浅眸带笑，说得轻松自如。

说得好！殷权心里都忍不住为她喝彩，一番话将上午两人之间的剑拔弩张消弭于无形，如果他再追究，那便是小肚鸡肠，如女人一般，这是在将他，暗示他一个堂堂男人不要同女人一般见识！他又一次确定，这女人绝对不怕他！

冯子衡刚刚接完电话进来，他最讨厌不识趣儿的女人，今天这个女人已经惹恼了他。他心中有一股怒火，待看向未婚妻的时候，赫然发现她对面——属于自己的位置上坐着一个男人，虽然他看不清男人的脸，但看那背影就是成功人士，再看程一笙明眸浅笑，他这心底的火气蹿得老高。他就是喜欢她那股子冷艳劲儿，对别的男人十分淡漠，只对他一个人笑，这让他很有优越感，然而现在，她竟然对别的男人笑了！

他气势汹汹大步走去，准备要好生收拾这男人！

“笙笙！”冯子衡声音颇大，不少人已向这边看来。

呼唤女朋友的声音应该是温柔的呢喃，可他却叫得气愤味十足，还带着一股怒意，听起来极其怪异。

程一笙讶异地抬起头，且不说冯子衡如此叫她让她觉得奇怪，就说这语气也不正常。一抬眼便看到冯子衡的满脸酸意，原来是吃醋了。不过他怎么会吃醋呢？在她看来，冯子衡不过是图她电视台主播的身份，还有自己的家庭背景是书香门第，不算辱没冯家却也不会盖过冯家。他并不爱她，否则也不会在外面有别的女人。疑惑只是一瞬，她马上就明白了，男人不管爱不爱你，都不允许你有别的男人，这是一种大男子主义在作怪。

殷权转过头，表情慵懒，那股子戾气刻意敛起。冯子衡看了一眼殷权，觉得此男似乎不是寻常人，但是他也没将他放在眼里。

冯子衡当然知道殷权，可他却没见过殷权。殷权向来不参加节目，所以不是人人都认识他。冯子衡的档次还入不了殷权的圈子，他的心思都在女人身上，根本不会主动去主动留意看殷权什么模样，说白了，他是个典型的富二代。

程一笙站起身，粉唇微扬，漾出一个甜而不腻、稍显亲近却又十分得体的笑，

说道：“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冯子衡，我的男朋友！”

她还没介绍股权，只见股权突然笑了，这笑绝对不是什么善意的笑，而是带了嗤笑的意味，只听他说道：“原来他就是你的男友，刚刚我可是看到他在外面打电话的……”

不错，他为何注意这男人？是因为他听见这男人在饭店门口打电话哄女人，语气太过肉麻，所以多看了一眼。他没有想到这人是程一笙的男友，如此说来，这男人背着程一笙外面有别的女人。他不明白，像程一笙如此聪明的女人怎么会看出来呢？

他这句话，程一笙明白是什么意思，冯子衡却也听明白了，顿时更加怒气滔天，因为在冯子衡看来，面前的男人绝对不安好心，定是程一笙的追求者，目的自然是诋毁自己，想挖墙脚的。这怎么能行？且不说他还没把程一笙弄到手，就说这女人是他要娶来当老婆的，也不能让别人窥视。

于是冯子衡心虚与气愤之下想要反咬一口，跟着说道：“笙笙是我的女人，她马上就要嫁给我了，就算你想破坏，也是破坏不掉的！”

程一笙惊讶地张大了嘴，冯子衡以为她跟股权？真有想象力！看样子冯子衡根本不知道面前站的男人是谁。她又闭上嘴，没打算揭穿股权的身份。说实话刚刚她是有些恼怒的，因为冯子衡让她失了面子。这男人越来越明目张胆，完全当她是个体子，干脆今天叫股权收拾收拾他吧！

股权可不会帮冯子衡遮着，他没有理会冯子衡的话，而是看向程一笙，随意地说：“刚刚我可是听到他打电话哄别的女人！”他不是安什么好心，而是想看戏，瞧瞧这个看似聪明的女人如何反应。

程一笙询问地看向冯子衡，故意没有开口。果真冯子衡非常上道，立刻变脸，竟然伸手一把揪住股权的领子，气愤地说：“你是什么意思？看上我女人了？我告诉你，别在这儿胡说诬陷我！”

程一笙吓了一跳，她万万没想到冯子衡会动手。她以为最多是言语上的冲突，虽然她有心让股权教训冯子衡，却没想到冯子衡倒大霉，毕竟她对冯子衡也不是真心。

她赶紧开口说：“子衡，你快放开他！”

她的声音带着焦急，是怕冯子衡惹出大事——敢动股权，活腻歪了？回头再把她给扯进去，那麻烦准少不了。

然而冯子衡却以为程一笙担心这个男人，不由更加恼怒，一气之下，他抬起拳

就招呼过去。其实他原本没想打的，就想揪个领子吓吓对方罢了！

不得不说，冲动是魔鬼啊！

股权不紧不慢地抬手，多一秒嫌快，少一秒嫌慢，精准地捉住冯子衡的手。然而他眸内的散淡却陡然变成孤峭，杀气一点点向瞳仁中凝聚。

冯子衡的面色渐渐痛苦起来，他这才意识到这个男人似乎不好惹。他的手快废掉一般地疼，可是在程一笙面前，他又不能求饶，于是只好这样撑着，但言语间再不敢对这男人有所不敬。

程一笙现在是想压事儿，因为闹大了对她一点好处都没有。她想让冯子衡求股权，但是这么多人，让他放下脸面跟另一个男人求饶，就算冯子衡能这样做，她也不能这样提议。她又不敢在此刻说出股权的身份，因为大家已经都向这边看来。

就在她苦苦思索的时候，股权竟然放开冯子衡，稍一用力，冯子衡便向后翘起两步。而股权大手向她一伸，捉住了程一笙的纤纤皓腕，往回一收，便将她扯到自己怀中。她只觉得他似铁，竟撞得她眩晕起来。

股权可不在乎这里人多，也不在乎什么脸面，他就喜欢把事情闹大，别人越怕什么，他越要干什么，这样他才觉得有意思。

他讥诮地看着冯子衡，挑衅地说：“她现在是我的女人！”

这对男人来讲绝对是一种侮辱。而程一笙现在担心的则是自己的名誉，满屋子人中肯定有认识她的，万一给上了报，对她的前途绝对不利。她没敢生硬地挣脱，只是侧过头，向他怀里偏了偏，用极小的声音快速地说：“殷少，我跟您道歉了，放过我们行吗？对不起！”

程一笙绝对是个能屈能伸的女人，这种完全不利于她的状况下，她肯定会服软，道个歉比起她的前途，根本不算什么！

股权的唇角不易察觉地微微扬起。果真是个狡猾的女人，比起她那蠢男友简直不知强了多少倍，不过他可不打算就这样放过她。她怕什么，他就来什么，叫她敢惹他？当真是活得不耐烦了！对于她，他并不想采用什么强硬的手段，难得碰到个有趣儿的，好好逗一番，看对方就像是猫爪下的老鼠，分外得意。

冯子衡脸色憋得像猴子屁股，他真是气坏了，却不敢向股权发火，只好瞪向程一笙说：“你这个女人，你、你……”

他的表现，令股权与程一笙都顿时心生鄙视。股权低头看程一笙红扑扑的脸

蛋，也不知是气得还是羞得，看起来就像只被困住的小猫儿，爪儿都不敢动，不得不说此刻的她倒是极为动人。他低笑道：“想我放过你？亲我一下，要么承认我是你奸夫！不然的话，今天可不会这么容易算了！”

最后一句，竟然阴狠起来，使得在他怀中的程一笙忍不住打个寒战！

殷权摆明态度，今天这事儿不会轻易算了，他要跟她玩场大的！

程一笙是什么人？没有背景的她能在电视台博得一席之地，就证明她的脑子是极好使的。虽然现在的场面剑拔弩张，可她的脑子却没乱，依旧保持镇定。她马上想到，殷权从没绯闻，这绝对不是偶然。她才不相信这个男人滴水不漏，就算他洁身自爱也抵不住有女人主动跟他制造绯闻吧！

她心中呵呵一乐，料定今天他这样欺侮于她，可不管她折腾成什么样子，他也不会允许今晚的事登到任何一个媒体上！

此刻冯子衡已觉颜面尽失，手哆嗦着指着她说：“你、你这个女人，竟然当着我的面跟别的男人调情，你是我的未婚妻，难道你忘了？”他已经将两人的低语看成旁若无人的调情。

殷权面上带笑，却是看戏的幸灾乐祸。他倒要看她如何收场！

然而这个念头刚一冒出，他便敏锐地发现程一笙紧张的脸上似乎悄然掠过一丝笑意，如果是一般人根本不易发现，但是殷权的目光本就犀利，能捕捉到旁人不易察觉的信息。

殷权立刻警觉起来，果真他马上觉得脚上刺痛，忙将手臂微松。她趁机突然推开他，迅速几步到了冯子衡身边，轻轻地依在他臂上。

殷权只觉怀中一空，刚刚的脚痛是她的高跟鞋狠踩导致，原本他将她禁锢得很紧，就算微松她也不可能逃开的，可不知怎的她身子一扭竟然轻松地脱离了他，他眸中略带不可思议，抬眼看她，这女人果真次次都能给他惊喜啊！

这一看，差点让他失了态。她那表情带着悲愤，似乎气得身子都在抖，偎在冯子衡身边，看上去好不可怜。

“我自知惹不起您，刚刚向您求饶您不同意。尽管我惹不起，可我也不会毫无骨气地顺从您的威胁，您也看到了，我有男朋友，还请您尊重我的选择！”她的声音不大，虽软糯却带着坚韧，令人心生怜意。

美丽的女人总会引起别人的怜爱，尤其是那种柔中带刚的女人。如此一来，围

观人群几乎所有人的同情心都倒向了程一笙。就连冯子衡都诧异地侧头看她，只见她因悲愤双颊泛红，秋水般的明眸漾着怒意，虽然身子瑟瑟发抖，神态却是不容侵犯的样子。她那样柔弱无依地轻靠在他臂旁，他心底就像化了一般，难以自持地抬臂将她纳入怀中，脑子根本无法转动，已经信了她的话。

股权见过不少会装的女人，跟他装淑女、装深情、装忐忑，还是头一次见到如此会演的女人，瞧瞧那副模样，啧啧，她是入错行了吧！如果不当主播去当演员，估计会有更大的成就！

程一笙根本不给股权说话的机会，只是稍微顿一下，趁着股权眸色转暗之际，及时地说：“我说到做到，哪怕在工作上遭到刁难，也不会改变我的决定！”说完，又略带鼻音地说，“子衡，我们走！”然后根本不等他反应，她已经拉着他向门外走去。

得罪股权今天已经无法避免，只要现在能全身而退她就满足了，以后的事再想办法吧！她可不想就这么被人冤枉、陷害，落个劈腿的名声！

股权只觉那香气越来越淡，渐渐被菜香所掩盖。程一笙与冯子衡走了，他便成了众人目光中的焦点，大堂经理站在他不远处直擦冷汗，也不敢说话，生怕被当了出气筒。

股权渐渐回神，“嗤”地轻笑出声。刚刚那一幕显然并未令他生气，他心里想的是这个女人够狡猾、会演并且豁得出来，真是胆大心细。近年来很少人敢与他叫板，而这女人只不过一天之间便给了他这么多的意外与惊喜。现在他心里充满了期待，想看她日后如何再把这次的事消融于无形？

众人的目光并未给他造成任何压力，他双手插到裤兜里，转身缓缓上楼，面上已无过多表情。

程一笙将冯子衡匆匆拉出来，上了车，见没人追来，方喘着气拍了拍心口，一副惊魂未定的模样。

冯子衡看她是真的害怕，不由好奇地问：“刚刚那人是谁？让你吓成这样？”

程一笙心里暗道，你也不弄清楚对方的身份就敢动手，迟早要吃大亏的。现在惹了股权，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放过你？她虽然想教训冯子衡，却不想害他，她对他没爱所以也没恨，觉得两人不过是各取所需的合作关系罢了。眼下她自然要提醒一下，免得他没有防备。